

# 关联理论的认知修辞学说(下)\*

蒋 严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香港九龙)

**提 要** 本文在详细介绍关联理论的基础上,从基础修辞、创新修辞和文学描写修辞学三个方面讨论该理论的创新观点,从而展示关联理论对汉语修辞研究的广泛应用前景。

**关键词** 关联原则 语境效果 心力 语用推理

## 4 关联理论与创新修辞研究

我们这里所谓的“创新修辞”就是陈望道先生提出的积极修辞(陈望道 1932),即着眼于语言运用的具体的、体验的方面,突出语言的形、声、义的艺术表现力,使表达的内容有力、生动、趣味、新奇。创新修辞是文学语言的重要表达手段,也是语言自我更新发展的动力,一直是修辞学研究的主阵地,主要体现在对修辞格的研究上。我们在此要着重考察关联理论从认知语用角度对创新修辞的新颖分析,它可以成为对中国修辞学界既有成果的补充,<sup>①</sup>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汉语修辞的认知研究。

### 4.1 语言使用的描述性用法和解释性用法

关联理论认为,语句的命题式可以被用作对事态的表征(representation),其方式有两种:描述性用法(descriptive use)和解释性用法(interpretive use)。描述性用法是让命题式真实地反映相关事态,而解释性用法则是对另一个表征加以解释。例如我说(7)时,是对事态的描写,而说(8)时,划线部分便是对他人话语意义的解释。

(7) 今天校园里到处都是拍毕业照的学生和亲友。

(8) 她在电话里罗嗦了半天不过是在告诉我她对这次没拿到奖学金感到十分不满。

对话语或思想的转述往往会涉及某种程度上的解释,不需要完全复述,而复述其实也是解释的极限情况。解释性用法可以是对事态的大致性表述,如下面的(9b)、(10b)和(11b):

(9) a. 我女儿这套房子买了二十万一千哩!

b. 我女儿这套房子买了二十万哩!

(10) a. 我们厂晚上六点零六分下班。【文革期间,六点工作结束后,还要跟着广播里的六分钟音乐跳忠字舞】

b. 我们厂晚上六点下班。

(11) a. 他现在的工资是每个月一万零三百六十八元九毛六分。

\* 本文上半部分刊于本刊 2008 年第 3 期——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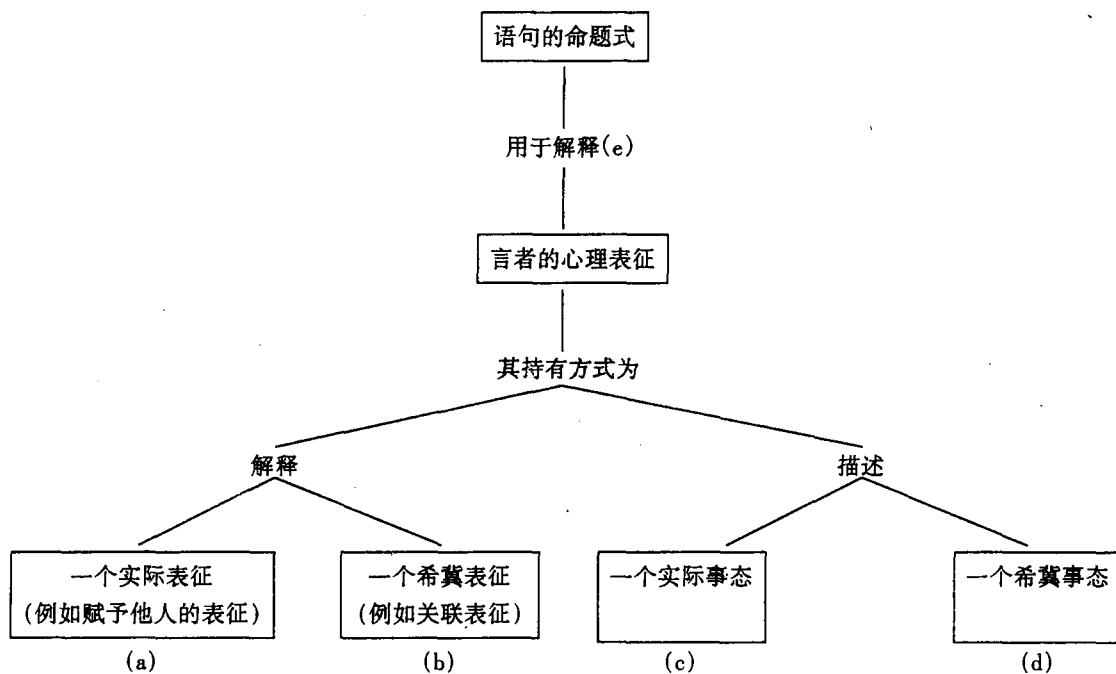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经在中国修辞学会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 年 11 月)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报告会(2008 年 3 月)上宣读。作者感谢与会教师和学生就发言内容与作者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尤其要感谢刘大为、陈汝东和丁虹三位学者的鼓励和建议。

b. 他现在的工资是每个月一万。

(9)-(11)的(a)句都是准确的描写,可在一般的交际场合却并不是符合关联原则的用法,给人以过分注重细节的印象,而三个相应的(b)句虽然严格来说并不准确,在多数交际场合却是具有优化关联的表述。

关联理论进一步指出,其实任何语句都是解释性用法,因为任何语句都是讯递者思想的解释性表述,而且受讯者所理解的内容也都是针对言者的语句所构建的解释性定识。换句话说,语句就是对讯递者心理表征的解释性表达。既然是解释性的,那么语句与相应的心理表征之间的类似性只是一个程度大小的关系。如果语句用字面义即显义来表征相应的思想,两者就趋于类似;如果语句用隐喻或其他转义辞格来表征讯递者的思想,那么两者的相似点就会少得多。从这个严格的意义上看,语句的纯描述用法是不存在的。

但语句所表征的思想自己本身也是表征,也有要表征的对象。作为思想的心理表征也有两种:描述型表征和解释型表征。作为描述型表征,它可以是对现实世界某个事态的描述,或是对一种希冀事态的描述;作为解释型表征,它可以是对某个赋予他人的思想或语句的解释,<sup>②</sup>或是对某个值得自己以某种形式持有的既有或希冀思想的解释,例如某个方面的知识。这样我们就有了思想本身的四种心理表征和对思想的语句表征这五类关系:<sup>③</sup>



鉴于关系(e)既可以是接近逼真的解释性用法,又可以是转义式解释,因此对于(a)、(b)、(c)、(d)这四种表征,理论上至少可以有八种表述方式。其实还可以有更多,因为(e)的用法还有不同程度上的区别。先看(c),描述型心理表征对实际事态作描述时,如果在(e)处得到逼真的解释,则会产生普通的断言,传达的是字面意义,如(12)所示。如果解释得极其宽泛,语句与心理表征之间只有局部的或是大致上的相似,则会产生(13)的夸张、(14)的隐喻和(15)的隐喻加夸张。

(12) 飞机怎么还不起飞? 都等了两个多钟头了。

(13) 飞机怎么还不起飞? 都等了几个世纪了。

(14) 飞机怎么还不起飞? 等得黄花菜都凉了。

(15) 飞机怎么还不起飞? 等得花儿都谢了。

顺着这条思路,我们进一步提出,借代和列锦也是(c)类表征,其各自的独特性在于(e)端采用的不同解释性表述方式:借代只提代称;列锦只举命题的部分论元,其余的语义都留给关联原则引导下的语用推理去复原。

再看(d),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希望看到的事态即希冀事态作描写型表征,如果在(e)端以基本的字面义得到解释性表述,则产生语句的寻常祈使用法,如(16)。我们认为,这类用法还包括预言示现和悬想示现,如(17) - (19)。如果在(e)端以隐喻方式得到解释,产生的用法就更加特别,如(20) - (22)

(16)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祈使】

(17)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预言示现】

(18)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悬想示现】

(19) 敲断玉钗红烛冷,计程应说列常山。【悬想示现】

(20) 请你把我的心也带走。【象征式祈使】

(21)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借喻式祈使】<sup>④</sup>

(22)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借代式预言示现】

顺着上述思路,我们可以认为,祝福和诅咒也是对希冀事态的描述,经过(e)端的解释性表述,有的比较接近现实,有的则显得十分夸张。

(a)、(b)两种表征都是解释型表征。既然是解释型的,就不是对事态的直接描述,而是对既有表征的二阶表征。如果只是按字面义的引用,那就是直接引语、间接引语、(8)所例示的大意引述,以及对思想的各种引述。<sup>⑤</sup>这种引述都涉及(a)的情况,是对赋予某人的表征所作出的进一步表征。引述的不同类型是由(e)按不同的类似程度选择性地加以表述的结果。“引用”这个修辞格亦属(a)类,但有些引用已经不只是对字面义的单纯引述,而是加入了讯递者自己的命题态度,因为它是创造性地引他言为己语,以增强文意,提供佐证,补充信息的修辞手段,其中的“提供佐证”本身便是一种命题态度,不同于多数陈述语句所具有的“断言”这种默认的基本命题态度。但讯递者对赋予他人的表征不一定都持支持或肯定的态度,她也可能以驳斥或疏远的态度来回述他人的看法,这就导致了反语用法。伊沙在《饿死诗人》里的许多诗句可以作为相关的示例;诗中所回述的是那些贬低诗人及其创作劳动的世俗看法,<sup>⑥</sup>有些在(e)端的语言表述阶段得到了更隐喻化的处理。

(23) ……

你们拥挤在流浪之路的那一年

北方的麦子自个儿长大了

它们挥舞着一弯弯

阳光之镰

割断麦秆自己的脖子

割断与土地最后的联系

成全了你们<sup>⑦</sup>

……

设想我们用特殊的语调来念这首诗,从而进一步凸显了诗人的嘲讽语气,那也是在(e)端所选用的解释性手段。语调上的变异往往是反语的特征。

(b)类表征是对希冀表征的解释型表征,Sperber & Wilson (1995)举出的情况是质疑用

法。我们按自己的理解对书中的观点加以阐释发挥。

所谓质疑,就是提出不需要受讯者真正提供答案的问题,包括设问、反问、正问、奇问、疑问、诱问等。这种修辞式的疑问目的不在于索求信息,而在于对相关的答案提供一种解释。这种解释需要借助答案而进一步完善,而且只有正确的答案才能使质疑达成关联。从这个意义上看,质疑是对讯递者希望受讯者领会到的表征所作出的不完整的解释型表征。用通俗的话说,我想说的意思不明着告诉你,而是通过提问来告诉你。提问的具体方式告诉你答案能够达成关联的方式。所以,质疑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型表征。

这样的全新分类从认知的角度对言语交际的方式作了原则性的梳理,打通了基础修辞与创新修辞之间的脉络,提供了一种贯通性的解释。贯穿其间的就是表征方式和交际关联原则。当然,还有许多修辞格需要我们沿这条思路加以分析和归类。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4.2 辞格新解

新颖的分类意味着新的定义和解释,这一点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部分得到了反映。从事关联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对不少辞格提供了新的分析。下面我们仅以隐喻为例,讨论关联理论的分析方案。<sup>④</sup>

含带隐喻的命题传达了违反逻辑的真值条件义,但它把本体和喻体两个表面上无关的概念联系起来,从而让受讯者从这两个概念各自项下的百科知识出发去搜寻两者之间的联系。换一个角度看,隐喻既然把两个概念联系到一起,也就是从万千概念中限定了两个,从而又收窄了受讯者的选择范围。对隐喻式命题的解释当然也是个最佳关联的解读过程,除非是已经为大众所熟知的隐喻。陈腐隐喻带来的是陈规式的寓义,带来公式化的解释,如同一个预制的包装好的内容,它会短路受讯者的思维,不让他积极地探讨可能的新颖解释。

对隐喻式命题的优化关联解读能带来明确的强寓义以及一系列弱寓义。弱寓义看似引进了模糊性,可它又恰恰是讯递者费尽心机追求精确化表达的尝试,因为讯递者觉得没有其他现成的词语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她想要表达的内容只能用一个新颖的隐喻才能传达。虽然新隐喻也带来了讯递者不想表达的许多内容,但她确信受讯者可以根据关联原则的指引,自行分辨出哪些是有关联的解释,哪些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隐喻的使用就是新概念的创制。这种新概念在首次使用的时候多半是个临时性概念,具有浮现意义,但如果被人多次使用,则很有可能固定下来。

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应用于许多辞格的认知研究,对汉语中业已命名的两百多个辞格的精确定义和理论解释都会有所贡献。

### 5 关联理论与文学描写修辞学研究

这里所说的文学描写修辞学,就是 Leech 和 Short 在布拉格学派和结构主义诗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文学语体学(literary stylistics)。<sup>⑤</sup>它是研究文学语言运用技巧的学问。作为一种描写性的修辞学,它借助语言学家对语言结构及其运用的洞察力来阐释文学批评家惯用的术语。它不但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技术方法,致力于通过语言学的术语来分析文学语言的特征。阅读文学作品,需要对作为表现手段的语言有透彻的了解;从事文学批评,也需要从作品的语言中找到证据。另外,文学理论的许多基本术语不借助语言分析的术语是无法解释的,如“隐喻”、“讽刺”、“对照”、“韵律”、“象征”等等。所以,文学语体学是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交汇点,其终极目标是提高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和批评性理解。

### 5.1 前景化、偏移与并举

在文学语体学的研究文献里,前景化 (foregrounding) 可以说是一个研究得最多的课题。Short (1996) 提出,艺术评论者往往把一幅画的前景与其背景加以区分。前景就是从画的中间至画面下端的部位。由于知觉的习惯性透视规则的作用,出现在前景中的物体一般比画面中的其他物体显得大一些,通常被看成是作品所表现的主题。当然,画面的背景也做出了贡献,艺术品里的每个部分都会起作用,但是前景中的内容比其余内容更加重要。如果在诗歌的解读过程中不对其前景中的内容和现象做出解释,那就不能说是对诗歌文本做出了充分的解读。与绘画不同的是,在文本的语言分析中,背景是语言的常规形式所表达的内容,它既包含了文本所属的口/笔语语体类型的相应规则和通例,也包含了预期中的相关语言现象。而前景内容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文本中超出常规和预期的现象和内容。因此,对各种常规和预期特征的语言和非语言上的偏移导致了前景化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找出偏移的种种类型就是找出了文学文本的语体特征 (stylistic features)。

偏移能让读者关注前景内容,反复思考偏移的原因和特殊效果,比较其他可能的表达手段,联想到许多额外的意义,从而延长了诗歌文本的解读过程,对文本的艺术性具有更深刻的认识。文学语篇的一大目的就是让读者从这种刻意延长的解读过程中得到艺术享受、受到美学教育。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就会绞尽脑汁出奇制胜,力图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尽量使其流连忘返,并在日后经常殷勤探看。

另一种前景化手段就是并举 (parallelism)。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举是与偏移相反的手段,因为它带来的不是偏移,而是更多的规律性。因为语言的使用涉及对规则的遵守,所以不论是诗歌还是其他语言的体裁,都会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规律性。语素的重复、词语的重复、词组结构的重复、句子结构的类似乃至句子的复沓,都是额外规律性的体现。这些我们称作并举。并举的关键在于一条简单的等值原则:并举在两个或多个成分之间建立了一种应和关系。对并举的解读就是寻求建立并举成分的外部(即非语言的)联系。这种联系或是相似关系,或是相对关系,或是互补关系,也可以是递进关系(向高潮的递进)。

当语言提供了一系列选择可能时,如果诗人作出的是超越这些选择的新颖选择,那就导致了偏移;而在使用并举时,虽然语言提供了选择,但诗人并不采用,反而持续地沿用同一个选择,不做他想。并举之于诗歌,具有偏移之于诗歌的同等重要性。一方面,著名诗人叶芝 (W. B. Yeats) 认为所有伟大的诗篇都含有非理性的成分。而偏移导致的转义 (transference of meaning) 就是非理性意义的最佳体现。另一方面, Gerard Manley Hopkins 认为诗歌的手段可以简约为并举的原则。这两种说法的整合点在于,并举主要着眼于外在形式,而真正有价值的偏移则植根于内在的语义内容。

### 5.2 前景化与优化关联说

Pilkington (2000) 认为文学语体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前景化特征的确定,可是形式从来就不能为自身提供解释,前景化所造成的效果必定需要通过语用推理才能为人领悟。而在这个方面,关联理论也能提供新颖的解释。

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分析,<sup>①</sup>文学解读兼有言语理解和问题求解这两种认知活动的特点。作者通常无法完全确定其作品的读者群并准确了解其知识背景,无法做到更有关联,<sup>②</sup>而且有时还故意对文本内容作陌生化的表述:拒绝直接指涉、虚化情节、制造偏移、去除标点,使一些在文学方面涉猎不深的读者不经导读就无法凭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正确的解读。另一方面,读者没有时间上的压力,可以选择花很多的时间和大量的心力去搜寻语境效果,在精神上与作者

交流对话。这在诗歌解读时尤为常见,作者也怂恿读者那么做,所以才会有审美过程的延长。

偏移其实是一个覆盖型术语(umbrella term),包括许多转义现象和句法上的超常搭配,有些已经在上文分析过,如隐喻。偏移让读者摒弃字面上的真值条件义,因为从中无法得到足够的语境效果。读者继续搜寻恰当的关联解读,作超出平时思维定式的思考,付出较多的心力,以期获得不一般的语境效果。

并举做为一种结构现象,本身也不足以提供完整的意义解读,它充其量不过是指出了值得关注的对象。真正重要的是由此引发的语用推理和对此作出的认知语用解释。对并举的解释与隐喻的理解可以说是相似之处的,因为两者都把两个或多个命题或概念放在同等的地位,让读者去体会两者间的联系,找出具有优化关联的解释。并举的整饬格式给我们制造了一种惯性,让我们下意识地在阅读相关句子时调取同一个认知语境去获取与各句信息相关的百科知识,并以同一种命题态度持有获得的语境效果。从语义上看,单一的句式又把许多相关或不相关的内容一律等量齐观,带出一些牵强,强邀我们思考,又出其不意地达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语境效果。

### 5.3 论陌生化

对陌生化的解释与上述讨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作者有意让读者付出较多的心力,以期获得更多的语境效果。付出较多心力的解读行为需要较多的加工时间,所以审美效果肯定会得到延长。举阿吾的著名“反诗”作品《相声专场》为例,<sup>⑨</sup>这首诗歌是陌生化和间接指涉的典范。我们可以说,它的解读主要是一个弄懂显义的问题,并无明显的寓义需要发掘。如果不看标题,有些读者可能猜不出诗歌所表达的是什么事。也就是说,只有熟悉相声这种表演艺术的读者,才可能主动调用相关的百科概念和定识,构建相关的认知语境,从而在追求优化关联这个弱式目标的引导下解读诗歌的内容。遇到有自己不熟悉的内容,比如群口相声,读者也会试图尽量得出有关联的解释。这意味着诗歌的解读并不是一个人人相同的经历:有的人可能对相声艺术毫不熟悉;多数人听过大量的对口相声,但不太熟悉单口相声和群口相声。可能极少数人才看过群口相声的表演。所以每个人都会获得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因为他们获得每句话的显义的成功率有大有小,但都受关联原则的制约。诗歌解读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者给我们多大的提示。如果诗歌的指涉信息过于间接,过于贫乏,读者只能凭借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的提示而作出推理,这样的推理就会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这样的语境效果更多的是对某位读者个人有关联。也就是说,作者在最大程度上把解释权下放给了读者,读者对自己推出的语境效果完全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这是现代诗的特色,也是其难读的原因。如果读者不愿意为此付出心力,他完全可以拒绝解读,半途而废。但他也因此失去了获得语境效果、完善自己的认知语境、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机会和由此获得的情质、欢娱、快感;失去了由此可以得到增强的审美经验和鉴赏能力。

放弃解读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诗人完全是在故弄玄虚,有话不好好说,写天书。但是假如诗歌采取的是直接指涉,意义就会一览无遗,平淡无奇。而且因诗歌的相对洗练,所以用直显的语言其实说不了多少话,传递不了多少意义。直显语言的寓义也会少得多,特别是缺乏那些弱寓义。这样,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的优势得不到发挥,而劣势却暴露无疑了。意义太直显的话,一首诗歌值得玩味的地方只剩下了音乐节奏方面的因素和选词,或许还有一些直浅的修辞格。所以现代诗才会拒绝直接指涉,希望凭借形式和曲折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以期向读者提供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唯有这样,现代诗才能给我们许多旧体诗和新诗所不能给予的读诗经历:解读的经历,辨明指涉、发掘寓义的经历。因为有了语义上的增值,所以读诗才变成了一种

思辨过程,变成了一种更有意义的益智行为。为了凸显诗歌的这种功用,现代诗作者不惜抛弃诗歌的音乐性,破坏标点符号所提供的意义路标,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去领悟。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诗歌指涉的间接性往往是一个度的差别。传统诗歌里也可能有不少间接指涉的用法。但传统诗歌里的这种间接指涉往往是局部的,而真正的现代诗所运用的间接指涉往往是全局上的、是结构性的、是原则性的。因此在现代诗的解读语境中,关联理论的解释作用就更有价值了。

#### 5.4 论美感

“审美感质”(aesthetic qualia,简称“美感”)特指人因为特别优美的音乐、绘画、自然美景、电影等艺术享受而产生的惊奇、感动;产生心灵上的美感,导致难忘的经历、回忆和幸福感。感质透过感觉、经验、记忆来获得,每个人对相同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反应,这说明人有感性经验层次上的差异,所以感质必定是主观的。相对于其他感情方面的感质,美感来得更加专注,更加集中,更加强烈,但也需要更多的知识或经验上的准备。

对美感的研究一直是语义语用学力所不逮的领域,因为美感是印象,是不完整的命题式,无法从真值条件义和语用推理的角度加以考察。关联理论的出新之处在于提出不完整的命题式也能参与中枢加工,也能参与语用推理。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美感的获得是对关联信息关注的结果。对个人来说,有些感受可以较容易地体会到,不需要付出过多的心力。这些感受又进一步指导当事人依照这个思维上的惯性去更深入地体验这个方面的现象,从而获得更多更深的感受。所以,感质的获得也涉及认知语境的扩展以及在认知语境中的搜索,涉及众多弱寓义的获得。也可以说,感质就是弱寓义的关联组合,是人脑对众多感受的整理而得出的相对清晰的、集中而强烈的心灵感受。

## 6 结语

关联理论作为一种认知理论,不只适用于语用学的研究,还可以用来描写和解释许多认知现象,这一点已为许多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所证明。正因为如此,该理论才能对修辞现象作出独特的描写和解释,才能打通语用与修辞的界限,把语用、修辞与文学鉴赏统一到一起。关联理论在翻译研究上也已经独树一帜,继译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用学转向”之后,引发了“关联论转向”。关联理论还可以作为一种解释元素植入其他许多语言和认知研究的理论框架。该理论如能在修辞学领域得到全面应用,一定会得出更多的新成果,这是修辞认知研究的一个极具探讨价值的方向。

注释:

①对汉语修辞的认知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重要成果,特别是刘大为(2001)、陈汝东(2001)、徐章宏(2007)、张春泉(2007)等。

②“他人”在此是指交际双方之外的第三者。

③图表译自 Sperber & Wilson (1995:第四章)。

④喻体是“海棠叶”,不出现的本体是“中国的红色版图”。

⑤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可参阅 Short (1994)。

⑥对这首诗显然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在这里引述一段《诗歌报论坛》的评语,以支持我们对此诗的理解:“伊沙创造了经典,《饿死诗人》将会被那些苦难诗人,行吟诗人,流浪诗人们常常想念,在逆境中成为诗人们的

自嘲,聊以自慰,并成为诗人们灵魂的一粒安慰剂。虽然“饿死诗人”非伊沙本意,但“饿死诗人”会成为一个固定语汇而流传下去,这四个字会被人们经常引用,就像阿Q这一文学形象经常被引用,流传下去一样。”(云经立“叫阵伊沙”)

⑦引自伊沙(2005)。

⑧除了 Sperber & Wilson (1995),这方面的近期讨论可参见 Pilkington (2000)和 Sperber & Wilson (to appear)。

⑨参见书目中 Leech 和 Short 的著作。汉语这方面的分析似乎不多,成书的只见到高友工、梅祖麟 (1989)和沈玲等 (2007)。

⑩参见 Pilkington (2000)。

⑪参见 Malmkjær (1998)。

⑫参见张远山(2002)的讨论。

#### 参考文献:

- [1]陈汝东. 认知修辞学[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 [2]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3]高友工、梅祖麟. 唐诗的魅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4]刘大为. 比喻、近喻与自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5]沈玲、方环海、史支焱. 诗意的语言[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 [6]徐章宏. 隐喻话语理解的语用认知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7]伊沙.(主编)被遗忘的经典诗歌[C]. 北京: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
- [8]张春泉. 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9]张远山. 汉语的奇迹[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10]Leech, Geoffrey.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M]. Harlow, Essex: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69.
- [11]Malmkjær, Kirsten. *Cooperation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A]. Leo Hickey (ed.)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5 - 40, 1998.
- [12]Pilkington, Adrian. *Poetic Effects: a relevance theory perspective*[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 [13]Short, Michael. *Understanding Texts: Point of View*[A]. Gillian Brown, Kirsten Malmkjær, Alarstair Pollitt, and John Williams (eds.)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0 - 190, 1994.
- [14]Short, Michael. *Exploring the Language of Poems, Plays and Prose*[M]. Harlow, Essex: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6.
- [15]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irst edition 1986, Second edition 1995. 蒋严译,关联:交际与认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 [16]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A Deflationary Account of Metaphor*[A]. R. W. Gibbs (ed.) *Th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 appear.